

萌宠报到，请多关照

徵羽·著

小文学

动物奇缘系列

001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徵羽·著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萌兽报到, 请多关照 / 微羽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5.1
(意林·小文学. 动物奇缘系列)

ISBN 978-7-5385-8967-2

I. ①萌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6824号

萌兽报到, 请多关照 **MENGSHOU BAODAO, QINGDUOGUANZHAO**

出 版 人 刘 刚
顾 问 杜 务
总 策 划 安 雅 汤 曼
特约策划 师晓晖
责任编辑 吴 强 张 旭
图书统筹 安小纪
特约编辑 黄佳佳
绘 图 冷色系
书籍装帧 胡静梅
美术编辑 刘 静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 210千字
印 张 12.25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编: 130021
电 话 0431-85678573

定 价 19.9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| 黑色星期五 |
| 017 | 第二章 | 深夜来访者 |
| 031 | 第三章 | 闪耀的太阳 |
| 045 | 第四章 | 猎奇者誓言 |
| 059 | 第五章 | 怪兽禁猎区 |
| 071 | 第六章 | 迷雾的梦魇 |



目录

Contents

085	第七章	不能说的秘密
101	第八章	忧郁的武装少女
115	第九章	时光的囚徒
131	第十章	与黑暗同行
145	第十一章	命运的迷宫
161	第十二章	黑色火焰家族
170	番外	你的世界我来过



第一章 黑色 星期五

我知道它们一直在，天台、楼顶、黑暗的角落……它们跟着我，偷看我，评估我是不是它们要找的人。

爸爸说，我在它们眼中，就像太阳一样会发光，守护它们，是我们守夜者家族的宿命。

爸爸希望我能开心地接受这项使命，就像我妈妈和他一样。我当然也想！

守夜者是一群普通人永远不会知道的、低调又伟大的人。他们终生都在守护，守护它们，确保它们平安地来到人类世界，再平安地返回自己的世界，不惊扰世人，也不被人打扰。

听起来很神秘吧？

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，我们家族就担任守夜者，直到我爸爸为止，都很顺利。

可是现在规则变了，想要成为守夜者，必须经过资格考试。

而那些变态的题目，根本就是在为难我。我考了五次，一次都没通过！

我不会是牺牲在考试上的唯一炮灰吧？
太丢人了！

——《方邋邋日记》





初夏的黄昏，晚霞漫天，栀子花的香气让整座城市变得明朗起来。

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教室里非常安静。方邶邶无精打采地走到讲台上擦黑板，白净的鹅蛋脸上因为刚刚趴着发呆，被书硌出一条印子。

“都是什么题目啊！”方邶邶机械地挥动黑板擦，小声抱怨着昨天“守夜者资格考试”的题目。

“在五分钟内说出全球正在发生地震的区域方位，准确指出在场哪位考官在心里说谎，回答你所能承受的闪电……什么来着？”

唉，记不清了。

参加守夜者考试的少男少女，都在某些方面大大超过普通人，如体力、听力、视力、预感等，竟然真的有人能听到考官心里的话！

一轮测试下来，评审官对着方邶邶摇了摇头，举了举手中画着红叉的小牌子——没通过！

什么嘛！她出生在守夜者之家，怎么会是普通女孩呢？这都是她第六次没通过了。方邶邶垮着脸想。

如果一直通不过，就别想守护“它们”了！

想到这儿，方邶邶异常懊恼，手一用力，黑板擦竟然飞了出去……

“叮——”

放学铃响了，同学们收拾好书包，相互挽着三三两两向外走。

方邶邶托着下巴发了一会儿呆，将星座书上用红笔画线的地方又读了一遍：“‘海王星将进入水瓶座，并一直持续到年底，火星逆行，整个星座的好运将被压制。’啊——真倒霉！”

怪不得她的守夜者资格考试又没通过！

“小邶，回家吗？我骑车了，一起走吗？”一名短发圆脸的女孩在教室外面喊她。

方邶邶慢悠悠地收拾书包，没精打采道：“嗯，一起。”

两名女孩在夕阳下边骑车边讨论红遍全球的男生组合，此刻的方邶邶看起来跟普通人类女生没什么区别。

走在路上，方邶邶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。在哪儿呢？她瞧了瞧四周，没什么特殊的。她继续骑车。

那种盯视的目光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像粘在她的身上一样，让她浑身不自在。方邶邶停下车，仔细地打量四周，到底是谁呢？

她下意识地仰头，对面几十层高的写字楼楼顶蹲着一个黑影，黑影将头搁在栏杆上，正目光炯炯地看着她，眼睛亮得吓人。

啊！是“它们”！“它们”出现了，竟然在偷看她！

方邶邶一阵狂喜，赶紧整理了下衣服，又摸摸头发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，向楼顶方向比了个剪刀手。

黑影瞬间消失了。

啊……竟然走了？难道是自己刚刚表现得不太稳重，没被相中？太可惜了，太遗憾了，太纠结了。方邶邶后悔得直想撞墙。

“喂——喂！小邶，你看哪儿呢？要撞上广告牌了！”身旁的女孩尖叫着提醒她。

“啊——”方邶邶大叫着将车头一偏，抬腿横踩在广告牌上，到底没撞上。好险！她坐在车上单脚支着地，又回头望向楼顶。

“你在看什么呢？”女孩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什么都没看到。

方邶邶甩甩头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海报上的模特很好看。”她在心里默念，快点儿相中她吧，她真的是可以托付的人啊！



骑车路过和平小区，方邶邶看到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堵在小区门口。穿米奇背心的大汉拿着扩音器，向二楼窗户玻璃上贴着“托管”两个字的房间喊道：“我们不是容易妥协的病猫，必须发工资！”

“公平待遇，反对欠薪！”周围的人也卖力地喊。



领头的大汉方邶邶恰好认识，她在小区门口的大榕树下停车，对女孩说：“今天我的煞神在南方，不能跟你走那条路了。”

女孩撇撇嘴道：“小邶，你还真不是一般的迷信，明天你是不是也要绕道回家？”

方邶邶想了想，说：“对哦，明天是黑色星期五，我的倒霉日，不能骑车，咱们坐公交车吧！”

女孩一副“你无药可救”的表情，骑车走了。

方邶邶站在树下，聚精会神地看对面那些人闹罢工。这些人她都很熟悉，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。

“唰啦啦——”树枝晃动了几下，几片叶子掉落在方邶邶头上。

她从头上抓下树叶，继续盯着罢工的人群，如果他们成功了，爸妈被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就有着落了吧？叔伯们，加油！我支持你们！她在心里呐喊。

“唰啦啦——唰啦啦——”树枝持续地抖动起来，一大把枯叶和无数灰尘掉在方邶邶头上。

她“哎呀”一声跳起来，麻利地扒拉着头上的灰尘和树叶。

树枝还在晃动，方邶邶气呼呼地抬头向树一看，瞳孔瞬间变大了。

逆着光，她看到茂密的树叶中蹲着一抹黑色的影子。

“它们”又来偷看我了！稳重，要稳重一些！方邶邶强迫自己低下头，看着脚面。

听着对面人群的口号声，她的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。

罢工的人群喊了一阵儿，看楼上没什么表示，大概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不一会儿就解散了。

等人都走光了，方邶邶偷偷向树上瞟了一眼，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踩着破烂的横幅、讨薪宣言，上了他们刚刚围堵的居民楼。

二楼的201室是“GS托管理事会”，守夜者的大本营。这里统一管理着这座城市的所有守夜者，负责给大家分任务、发工资什么的。因为守夜者



是不能让普通人知道的存在，而楼上人来人往的，因此“GS托管理事会”对外是一家日用品公司，守夜者们都是公司名义上的“推销员”。

方邶邶的爷爷、爸爸、妈妈都在这里工作过，她更是这里的常客。

此刻，“GS托管理事会”的理事长正通过被砸烂的窗子偷偷地向外瞧，琢磨着守夜者们是在酝酿更激烈的讨薪方法，还是真的解散了。他弯腰将窗子下满是碎玻璃的《GS监护合同》转移出来，整理好，又不放心地数了数柜子里的方便面。

“吃的很充足，不怕他们闹！”理事长给自己打气。

门口传来“咚咚”的叩门声，理事长小心翼翼地锁好方便面，狐疑地问：“哪位？”

他知道肯定不是守夜者当中的任何一位，因为经常被欠薪，他们似乎已经忘了世界上还有“礼貌”这个词。

“王大叔，是我！放心，只有我！”方邶邶用熟稔的口气安慰他。

理事长全名叫王亮亮，因为经常考虑怎么将“GS托管理事会”扭亏为盈，他头顶的头发早就掉光了，因此他很讨厌类似“光”“亮”这类跟“秃”联系起来的形容词，方邶邶只好叫他“王大叔”。

听到方邶邶的声音，理事长舒了口气，不过他很快又皱起眉头，不耐烦地问：“你不好好上学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方邶邶自动过滤了他的不耐烦，十分期待地说：“守夜者闹罢工，这里缺人手吧？我想来这里替补，保护怪兽！”

理事长风一样开了门，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，非常严厉地看着面前这名白净高挑的女孩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怪兽？什么怪兽？官方称呼是异、物、种！人家的文明和智商甩了人类不止一百年呢，‘怪兽’这种带有歧视的称呼很不尊重它们！而且你这么大声，叫‘白身’听到了怎么办？”“白身”是守夜者对普通人类的称呼。

方邶邶做了个吃惊的表情，指着“GS托管理事会”的牌子说：“难道这里的GS不是怪兽拼音的缩写？”



“胡闹！GS跟你说的怪兽没有丝毫关系！我们对外宣传是卖鞋垫的公司。”理事长一脸“不准反驳我”的表情。

方擲擲皱了皱眉。“如果您考虑我，工资和补贴我可以不要！”她诚恳地说。

理事长平时最怕的就是守夜者们跟他要钱，既然如此，如果免费试用，也算是她的筹码吧？

“钱嘛，好说。我也不是不考虑你，可你也看见了，守夜者都在闹罢工。怪兽……不，异物种已经好几个月没出现了，他们都没任务，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没有怪兽，你来了有什么用呢？”理事长摊了摊手。

“几个月没出现？这怎么可能？它们这周天天都在偷看我！”方擲擲辩白道。

理事长轻视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笑着道：“守夜者分蓝、白、红、黑、金五个缎带，你属于哪个？它们不找能力最好的金缎带守夜者，却去偷看你一个小丫头？”

方擲擲急了：“你不信？它们就在那棵树上！”她把理事长拉到窗边，“看到了吗？就在那儿！它们躲在树叶后面看我。”

理事长有点儿不耐烦了，大声说：“好好好，是有东西看你，我们这栋楼有个杂耍班，刚跑了几只动物，你肯定看你的不是猴子？快回去吧，我还要向上级写工资专项申请呢。”

方擲擲几乎是在哀求了：“我真的行！我对怪兽很忠诚的……”

理事长被她烦得没办法，反问道：“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呢？资格考试中，你连一点儿区别于平常人的特质都没有。你能在十五分钟内跑完绕城高速一圈吗？从几十米的高处跃下来，能做到毫发无伤吗？”

方擲擲摇头，她不能，但爸爸似乎能。

理事长抖了抖眉，道：“这里有一半的守夜者都能做到。你对事情的预感每次都能做到百分百准确吗？能让处于狂躁的怪兽瞬间安静吗？也不能吧！这里三分之一的人都能。”

他用一副很怜悯的眼光看着她，半哄半推地将她轰出门。

“我敢肯定那是怪兽，不是猴子！”方擲擲用力地拍着门，后知后觉地说。

但理事长怎么都不肯吱声了。



回家路上，方擲擲没再出现特别的感觉，一路上也没有再发生被偷看的事情。回到家吃过晚饭，方擲擲跟爷爷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心里却一直纠结白天的事。

什么猴子？她看得很清楚，那明明是怪兽！

她心不在焉地将爷爷的茶杯往旁边推了推，手不小心接触到杯子，好好的玻璃杯突然四分五裂。

她装作没看到爷爷想发脾气又憋得很辛苦的表情，默默地收拾桌子。唉！自从五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，玻璃制品只要被她碰到，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学校的玻璃，她都不知赔了多少块了。

爷爷抖了抖洒在报纸上的水，沉着脸说：“不要动我的眼镜、鱼缸，还有我的茶具！”

如果不是刚刚走神了，她也不想动的好不好！方擲擲一边收拾木质茶几上的玻璃碎片，一边嘀咕。

“嗒——”脑海中的弦像被谁轻轻拨动了一下，她迅速转头，准确地找到了窗外偷看她的那双眼睛，幽幽的，亮亮的，在黑夜里有些吓人。

方擲擲看了爷爷一眼，他正心疼地把剩下的茶杯都收起来，对于窗外的那双眼睛，似乎并没感觉到。

“咳咳……爷爷，我看到守夜者们罢工了。”窗外的眼睛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消失，而是一直在看着她。

“嗯！怪兽不出现，他们没业务，闲着没事当锻炼身体了。”爷爷不放心地巡视着桌子上可能被她碰到的玻璃器皿。



“那个，怪兽真的几个月都没出现了？是不是守夜者没感觉到？”方邶邶望着窗外问。

“如果是别的守夜者，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。但我的感觉总不会出错吧！当年放眼全国，能力超过我的不超过这个数。”爷爷比了个“3”的手势，“若论对怪兽的感觉，城里没人赶得上我！”

方邶邶一副木讷的表情，说：“话可不能说得这么满啊。”

爷爷瞪着眼睛道：“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，我老人家会自打嘴巴吗？”他说完径直回了卧室。

方邶邶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，不时地瞄一眼窗外。没一会儿，她坐不住了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

方邶邶的心“怦怦”跳个不停。窗外真的是怪兽吗？爷爷为什么感觉不到？如果是怪兽，是来找她的吗？

拉开窗帘，她呆呆地望着窗口。

没过一会儿，那双眼睛又出现了。

一定是怪兽！而且是冲着她来的！方邶邶恨不得冲到床上，滚一圈来表达自己的开心。不，从现在开始，她要尊称它们为“异物种”——高端又国际化的称呼。

窗外的眼睛还在盯着她，一眨不眨。十分钟过去了……怎么不动？等她先开口吗？

据说怪兽的教育领先人类几十年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讲多种人类语言，爸爸年轻时曾遇到过一只会讲印第安土著语的怪兽，窗外这只不知能不能听懂中文。

“Hi, me, friend（你好，我，朋友）！”方邶邶兴奋又带点儿羞涩地指了指自己。

第一次和怪兽正式见面，方邶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要表达守护怪兽的衷心吗？

窗外的眼睛还是没反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听到窗外有个声音说：

“看吧，我就说她不行，都不会讲中文！”

“可是只有她看起来IQ（智商）不高，很好沟通的样子。”窗边又浮现一双眼睛，幽幽地看着她。

“我喜欢她头上的发卡！”第三双眼睛出现了。

“人类世界太糟糕了，充满着邪恶和恶意。”第四双眼睛说道。

“哥哥！苹果！”第五双眼睛兴奋地叫着。

原来，盯上自己的，不是一只怪兽，而是幼儿怪兽军团。

方邶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

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它们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我知道自己留给它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好，希望它们忽略我的同手同脚。还有，我在慌乱中把桌上的苹果碰到垃圾桶里，不知为什么，其中一只怪兽竟然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这让我更紧张了，以至于接下来的对话都有些口吃。

它们不会真的以为我结巴吧？

最先开口的那只怪兽问我：“我们观察了你一阵，知道你的祖辈和父辈都是守夜者，你也是吗？”

我当时绞尽脑汁地回答：“我马上就会是了！”

那只怪兽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哦，那等你成为真正的守夜者，我们再来找你吧。”

然后它们就消失了，消——失——了！

我后悔到想撞墙，多好的机会啊，就这么白白地被我放走了。



这一夜，方邶邶是在懊恼和沮丧中度过的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她就爬了起来，用力地拍隔壁卧室的门：“爷爷！起来喝早茶啦！”

屋内鼾声大作。她推门进去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，在爷爷耳边小声说：“起来喝早茶啦，报纸我准备好了，花也浇过水了……”



老爷子的眼睛掀开一条缝，看了她一眼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

方嘟嘟开始拨闹钟，“叮——”

爷爷终于坐了起来。

方嘟嘟殷勤地递过茶杯：“爷爷！您今天去理事会串个门呗，我想当守夜者，您帮我想想办法，我一定要当上！”

爷爷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以我的身份，是不会去求王亮亮的。作为我的孙女，怎么能连个资格认证都通不过！”

表明拒绝走后门的态度后，爷爷伸手想去接茶杯，却被方嘟嘟挡住了。她护着茶杯，阴阴地笑着说：“昨天王叔跟我说，您的那个‘守夜者终身成就奖’是他觉得您岁数大了让给您的。”

.....

哎？竟然什么反应都没有？爷爷并没像方嘟嘟想象的那样破口大骂，甚至连生气的表情都没有。

他只是和蔼地笑了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这么多年，亮亮还是这么爱较劲儿，看来我们太久没好好‘沟通’了，我有点儿想他。”

因为守夜者三天两头过来罢工讨薪，还经常冲进办公室动粗，理事长王亮亮学聪明了，终于狠下心来雇了一位“五大三粗”、有些爷们儿的大婶守在办公室门口，来访的人必须先说明缘由才会被放行。

六月的天气，楼下的栀子花开了，满室清香。理事长将守夜者的工资专项申请交了上去，他觉得这次批复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心情分外好，跟着收音机哼着京剧呷两口淡茶。

桌上的电话响了，等了几秒钟，他才接过来。

话筒里“白身”大婶的大嗓门喊开了：“有位老先生要见你！他根本不跟我讲找你干什么，你看怎么处理？”

理事长突然警觉起来：“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？”

大婶继续喊：“他叫什么名字倒是没说，只不过他口口声声叫你‘兔崽子’！”



理事长觉得背后蹿上一股凉气，他着急地说：“拦住他！就说我不在！另外，找点儿不值钱的玻璃杯什么的给他摔，千万别说我在！”

大婶埋怨道：“啊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趁我打电话的工夫，他已经进去了！”

理事长扔下电话，迅速把办公室的门掩上，然后推开窗户打算跳下去。还没等他爬上窗台，门已经缓缓地开了。

理事长首先看到的，是本该挂在门口的“GS托管理事会”的牌子，随后他听到了轻飘飘的一句话：“亮亮，我是来找你叙旧的，听说你挺挂念我的？”

……

一个小时后，理事长给下属打电话：“对，是我。看看哪里缺人，把老方的孙女安排一下……对，没有薪水、没有补助……什么？我哭什么？我鼻子流血了……转正？没有转正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理事长将电话挂了。他将堵着鼻血的纸巾扔掉，恨恨道：“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，你孙女就别想出现在守夜者队伍里！”

你个老顽固，还以为我是你的跟班？敢动粗？哼，走着瞧！

方邶邶听不见王大叔的心声，她一直沉浸在喜悦中。当天晚上，她写下了一篇斗志昂扬的日记：

我是守夜者啦，我梦想成真啦，我可以接怪兽任务啦！果然天生我材必有用！

虽然只是个代理，但我已经满足了。王大叔真是好人！

唯一不好的是，有三天的试用期。如果在试用期内，我接不到怪兽的委托任务，他们就再也不考虑我了。

今天右眼皮跳了一天，千万不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！



第二天，方邶邶一直心不在焉。生物课开始十分钟了，她盯着课本的



眼神还是虚飘飘的，水笔在本子上无意识地乱画。

后排女生递给她一张字条：小邨，别看窗外了，老师盯你好几次了！

方邨邨把字条揉成一团，叹了口气，又扭头去看窗外。

唉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！

今天是她作为代理守夜者的第三天了，怪兽们竟然还没来找她！

难道……它们回自己的世界去了？不太可能，在“任务”结束前，它们是不会回去的。难道迷路了？也不对。就算在千万人的大都市里，守夜者对于怪兽来说，也是太阳般的存在，不怕找不着。

那么，只剩下一一种解释，一种方邨邨最不愿接受的解释。

方邨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，完全没听到老师点她的名字。同桌用力掐了她一下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教室里很安静，同学们都用看好戏的眼神看着她，讲台上，生物老师的脸拉得很长。

“站起来啊！”同桌小声提醒道。

方邨邨莫名其妙地起立。

“方邨邨，重复一下什么是光合作用。”老师的口吻很严厉。

方邨邨回想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就是植物自身利用光和叶绿素生成氧气……但现在环境污染严重，光靠植物自己，已经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了，需要‘动物’的协助。”

怪兽应该算动物吧？要不是哺乳类？哎，描述似乎不太准确。

“动物协助？什么动物？”老师的脸色有点儿发黑。

“不存在于您的经验中的任何动物……”方邨邨小声道。

怪兽们怕被人类打扰，所以根本不会让普通人看到它们。

“是吗？那请你站到教室后面去，好好想想，到底什么是不存在于我的经验中的动物！”老师有些激动，黑板擦“砰”的一声敲在黑板上。

这一下终于让方邨邨认清了事实：说实话什么的，后果太可怕了！

方邨邨战战兢兢地贴墙站了一会儿，无聊地用脚尖画着地板上的花